

中东阿拉伯国家与大国关系的互动方式、 成因及其影响

岳晓勇

内容提要：本文从内政外交结合和国家间关系互动的角度出发，分析现当代以来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的发展变化，指出这一关系运作方式具有独立性、斗争性、妥协性、竞争性和合作性等多面性特点，以及政治、安全、经济、教育、人文等多层次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其多重成因，指出双方互动中存在斗争与合作共生的现象。本文分析了这种互动关系的国际影响，并提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新力量和因素更多介入该地区的新形势下，特别是面临美国的战略收缩，中国应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通过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促进与该地区国家关系更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关键词：中东阿拉伯国家与大国关系互动 “一带一路” 中美关系

处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世界，面临的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¹ 中东阿拉伯地区内外更是面临深刻复杂的重组和变化，各种势力持续争斗，外部干涉不断，内部艰难图治。从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发展的视角出发，进一步加强对这个地区形势变化规律的探索，特别是对该地区与大国互动方式的把握，显得更加紧迫。同时通过把握这种互动方式，了解该地区与大国打交道的特征，也将为思

岳晓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和战略研究院世情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本文系作者根据2019年9月21日在南京大学举办的2019年中国中东学会年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有修改补充。

1《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中国外交部网站，2019年9月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t1695299.shtml，2019年9月15日登录。

考全球治理引入参照,为国际社会共同探索地区热点问题解决之道提供帮助。

本文主要探究现当代以来中东阿拉伯国家与英美两个主导的域外大国的互动方式,其中着墨更多的是它们与美国的互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大国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主要限于政治、经济、能源与人文等领域,苏联曾在一个时期在此地区有全面推进之势,但没有保持。¹近年来,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埃及和以色列均积极谋求扩大地区影响力,但地缘和功能上仍有局限,能否填补美国收缩可能留下的“真空”还有待观察。²总之,对这样一个受外部影响较为广泛和深入的地区,笔者试图提供一个多象限的观察框架,梳理该地区国家与域外大国的互动方式,立足中国视角,思考如何在中长期建立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努力为国际社会构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地区面貌探索新思路。

一、多面性和多层次的互动方式

长期以来,域外支配性大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互动,总体上呈现出侵略与反侵略、占领与反占领、谋霸与反霸、支配与反支配、改造与反改造、渗透与反渗透、干涉与反干涉的特征,这是强势外力与弱势地区互动的一般性特征,但比起其他地区的类似状态,中东地区在烈度、复杂度和难度上都更大和更延宕。其中,阿以矛盾和巴以冲突就是一个特别突出的“老大难”问题。就地区形势来看,各种问题和矛盾不断叠加,除发展问题之外,安全与稳定是该地区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恐怖主义、西方推行民主化带来的政治后果、宗教极端势力、传统边界或遗留的领土争端,再加上武器扩散,以及难民、环境、贫困、国家治理失效等其他全球性问题,这些因素综合发酵,相互纠缠,相互撞击,都在不断地对地区形成持续性压力。

与此同时,该地区阿拉伯国家与大国间的互动还有交流、借鉴与合作的象限。中东地区在东西方之间的地缘联结和交通重要性自不待言,美欧长期需要中东的油气和大量特色商品,阿拉伯文化也高度融于欧美社会。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有引入和借鉴发达国家发展与治理经验和成果的需求。例如从近代以来到现在,这一地区一直在注意引入外部特别是欧美的现代军事、经济、能源产业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该地区现代教育、医疗和体育等制度上的发展也大量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经验。该地区与域外大国在长期互动中既斗争又借鉴,这种反差明显的双重性实为鲜见。

当然,从奥斯曼帝国到19世纪末的英国,再到二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它们进入中东地区后与当地国家的各种矛盾是逐步积累的,最终走向日益尖锐和激

1 参见陈宏主编:《当代阿拉伯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 参见李新烽主编:《中东发展报告 No.21(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烈，以致常常难以调和。二战后，美国在此地既负有维护安全稳定和促进合作的道义和实际责任，但又常常借机搞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阿拉伯国家作为弱势一方，虽强烈反感和反对外部的强力控制，但始终摆脱不了对外部不同程度的依赖，自身发展也走了不少弯路。这一切使得中东阿拉伯地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东西南北多方特色的交往汇聚地，该地区对外部大国力量的结构变化有较强的敏感性。中东阿拉伯国家在与大国交往中，乱中有图治，斗中有合作，其关系互动表现出多面性和多层次的特点。

多面性包括独立性、妥协性、竞争性、合作性和斗争性等方面，具体地说：

其一，独立性。中东阿拉伯国家从谋求建立现代国家之始到后续推进国家建设与发展，其中有一条主线就是摆脱外部势力的干涉与支配，它们普遍注重维护主权、安全、尊严和发展，内心存在着强烈的恢复主权与维护安全、加强独立自主的愿望，一有机会就会做出极大的努力，甚至表现出超常的激烈和激进，漠视外部力量设定的“规则”或“秩序”。这条主线虽然趋势并不平顺，有不少曲折起伏，但总体还是不断推进的。出于追求自身独立性，该地区国家先后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并实现自主；摆脱英法等欧洲殖民帝国的保护关系并实现建国；¹ 冷战时期在美苏两霸之间积极寻求自主生存和发展；冷战后多方抵制外部操纵，维护自身能源资源等战略利益。在“阿拉伯之春”及其后的世界形势变化中，积极适应多种力量不同程度崛起的新格局，扩大与新兴大国的交往，拓展在地区和国际舞台的选择空间。多年来，中东阿拉伯各国虽对外表现出的激进程度不尽一致，对美国和西方的亲疏态度也不一样，内部亦常态化地出现矛盾与冲突，但在阿以矛盾和巴以冲突问题上，它们大都一直在联合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合法民族权利的努力，在政治和经济上维持对以色列的制裁，主张通过谈判建立独立的、享有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国等。当前，几乎所有中东阿拉伯国家都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绝大多数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阿拉伯之春”的高潮时期奔走于西方各国，在欧洲、北美主流媒体上反复强调中东阿拉伯国家国情的不同，不能按西方模式搞“民主化”，体现出掌握自身国家和政权命运、自主驾驭国家变革方向的强烈愿望。

无论是在社会文化传统还是集体心理层面，阿拉伯国家和民族在自身发展中都真切渴望取得、保持和加强独立自主。政治上，它们十分注意维护本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尊严和地位。阿拉伯国家历史上有很多独立奋斗的人物和组织为阿拉伯民众所推崇。它们反感外部势力的强权支配，重视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主张促进多边主义，希望以此为基础构建未来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保障。经济上，它们维护自身经济发展利益的要求强烈，不顾西方压力自主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推进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进程，积极构想北非

1 参见余国庆：《大国中东战略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和约旦河谷地区合作前景。如果深入该地区部落社会观察,会发现其内部虽然有一些矛盾,但几乎都致力于发展部落集团、民族和地区的经济,并把维系阿拉伯兄弟之间的互相同情、支持和帮助作为本分。中东阿拉伯国家在文化上对国内及跨国间的部落、历史、文化等联系感觉非常亲切和真实;在社会和人文方面,这些国家心态开放,其中一些国家的外籍人员都远远超出本国人口。¹同时,它们又十分敏感,特别注意维护阿拉伯民族与宗教文化传统,以及这一文化的象征物和教法实践等。当然,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上,中东阿拉伯国家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是,在争取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阿拉伯大暴动中,未能有效提防外部势力深度介入,失去了建立统一阿拉伯共和国的机遇。²

其二,斗争性。中东阿拉伯国家与大国互动中的斗争性也很明显,对苏联和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做法十分反感,明里暗里地普遍持反对态度。它们在巴以冲突中立场鲜明,虽然在支持哪一个派别的问题上有时不一致,但大都反对以色列的侵略与占领政策,坚决维护巴勒斯坦民族的正当诉求,同时十分注意捍卫自身经济和资源利益。以沙特为首的产油国不顾西方反对,推动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团结维护自身利益。美国和西方国家在阿拉伯国家中推动所谓的民主改造也遭多方反对和抵制,使得“阿拉伯之春”最终变成了“阿拉伯之冬”。³面对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治理的博弈,阿拉伯国家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和全球投资贸易的多元化,愿意看到国际力量格局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其三,妥协性。中东阿拉伯国家注意借助和利用外部大国帮助解决一些地区发展中的问题,以斗争反抗与妥协合作两手,积极争取自身活动空间。一些国家与域外大国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机制化安全保障关系:有的与美国形成了联盟或准联盟,例如突尼斯、科威特等成为美国“非北约主要盟国”;⁴有的与美国达成单项或领域性合作、装备前置或基地协议安排,例如卡塔尔等部分海湾国家;有的与美国形成跨世纪长期性的政治承诺和传统关系,例如沙特与美国的合作。在推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过程中,地区酋长普遍借助欧洲力量,此后形成一系列保

1 阿拉伯人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是最重视交流和开放的民族之一。从肤色上看,阿拉伯人有白色、棕色和黑色等,在世界上比较少见。从中东地区引出的古老商路几乎通向所有的周边大陆。参见岳晓勇:《动荡中的盟友与对手——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建立与演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99—193页。

2 参见Rosemarie Said Zahla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Gulf States: Kuwait, Bahrain, Qatar,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Oman*, Reading, England: Ithaca Press, 2002。

3 参见[美]戴维·罗特科普夫:《国家不安全:恐惧时代的美国领导地位》,孙成昊、张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4 《美国给予突尼斯“非北约主要盟国”地位》,新华社华盛顿2015年7月10日电,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7/11/c_1115891240.htm, 2019年8月8日登录。具有同样地位的阿拉伯国家还有埃及、约旦、巴林、科威特和摩洛哥等。

护和被保护关系；之后该地区国家又与美国和苏联形成不同程度的联盟或安全合作。二战后，美国在该地区逐步占据支配地位。¹ 及至现在，地区各种关系进入新的调整，新兴世界性力量出现，美国驶入减负和相对收缩的轨道。

其四，竞争性。其表现主要有：1. 内争，包括防范、牵制或打击地区内部势力。早年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约旦的冲突，后有法塔赫与哈马斯的分裂与冲突，冷战后又发生了伊拉克侵占科威特。近年来，沙特与卡塔尔、也门与沙特、利比亚与邻国的矛盾等，逐一浮出水面。地区势力间矛盾层出不穷，一直没有停止过。2. 外防。在巴以和阿以矛盾之外，由于部分阿拉伯国家对周边势力心存防范和牵制心态，它们与中东其他国家之间亦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3. 部落关系平衡。整个地区部落文化比较浓厚，不少地方公众认同的仍是部落而不是国家。地区部落的重组或联盟等往往越过国界，牵涉到次地区甚至是整个地区相关部落的动向，给各国政治整合带来经常性挑战，也影响对外关系互动。统治者要花很大精力维系国内的部落关系平衡，这也给地区稳定带来影响。² 4. 攀比，这体现在经济、科技和产业等方面的攀比竞争。观察阿拉伯国家的发展细节，还可发现有一种建设发展中的相互攀比，同类产品 and 项目轮番上马的现象。5. 教派争斗，主要指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等教派的对立与争斗，也包括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这一争斗把地区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复杂化了。伊拉克和伊朗长达8年的战争，既有地缘政治因素，也有明显的教派争斗思想，同时又被外部利用。³ 6. 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中东阿拉伯各国从自然条件到产业布局同质性都较强，因而经济互补性相对较弱。沙特在欧佩克中独特的作用，主要得益于其产能方面的优势。能源实力的相近性也是导致沙特与伊朗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五，合作性。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上，中东阿拉伯国家既坚持自主、传统又推行开放，注重加强与各大国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能源、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发展性合作。该地区公众对与外部的经济和产业合作总体上是接受的，但同时十分重视保持国家资源和产业控制权。冷战后，阿拉伯国家加速“向东看”，转向群体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其中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得到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拓展。中东阿拉伯国家是最先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地区，阿联酋等国率先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⁴ 一些阿拉伯国家通过努力奋斗，摆脱了贫困，实现

1 参见[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洛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另见George W. Bush, *Decision Points*,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10。

2 参见何琅：《论海湾君主国的家族统治》，北京大学学位论文数据库，<https://thesis.lib.pku.edu.cn/docinfo.action?id1=0e8586f97a4627d05e9336a252721f33&id2=dMBCJviEuaQ%253D>，2019年8月20日登录。

3 参见金宜久：《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另见余国庆：《大国中东战略的比较研究》。

4 参见钟飞腾：《“一带一路”的机制化建设与进展评估》，《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54页。

了自身的发展和富裕, 在一些领域还取得了可观的发展速度, 出现了一批世人瞩目的能源富国, 以及像迪拜这样的世界性贸易、金融、航空及运输中心, 它们致力于融通地区内外、面向全球的各种经济活动, 也成为信息和人员交流中心之一。¹ 它们日益重视与大国关系的平衡, 努力加强与不同大国关系的多元化, 增加与中、印、俄、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合作关系的权重, 有意识地促进世界力量向更加均衡和多元的方向发展。

中东阿拉伯国家与大国的关系互动还具有多层次的特点, 从这些国家与美国的互动中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点。美国以开放贸易开道, 从军事、经济、贸易、能源、文化和教育等多层次着手, 全面发展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互动关系。² 对美国来说, 此举巩固了其在该地区存在与影响力。阿拉伯国家也借机借鉴和引进美国在教育、医疗等社会领域的发展成果, 以满足其国内发展需要。美国为适应自身的全球目标, 不断扩大在该地区的介入, 大批军事、外交和经济产业领域的人员进入该地区, 并在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领域不断投入资源。为解决派驻人员工作生活上的实际问题, 美国在当地形成了一整套措施和做法, 包括开设美国学校、合作开办现代医院、设立美国大学的地区分校, 等等。³ 对欧美在社会领域的介入, 中东阿拉伯国家既加强防范, 也搞拿来主义, 对先进和合理的成分主动借鉴和吸收。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发展, 美国要维持在该地区的单极支配, 面临的困难和成本均不断增加, 所以美国不得不考虑减负。不过, 中东阿拉伯国家对这种多层次的互动仍保持着兴趣和需求, 它们逐步从主要依靠美国转向更为多元的互动主体, 主动邀请中国在当地开办学校, 也邀请印度和英、德、法等欧洲国家加强类似的社会文化投入, 实现与新兴和传统大国更广泛的交流。

中东阿拉伯国家
对与大国多层次的互
动仍保持着兴趣和需
求, 它们逐步从主要
依靠美国转向更为多
元的互动主体, 力图
与新兴和传统大国展
开更广泛的交流。

安全防务上, 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每推进一步, 都需要利用机会。⁴ 20世纪70年代英国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两伊战争、冷战后的两次伊拉克战争、“9·11”事件后打击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等, 都给美国提供了在阿拉伯世界扩张影响力的机会。就阿拉伯国家而言, 它们希望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大势, 一靠地区各国共同努力, 二靠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积极介入、支持和帮助, 三则不得不借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行动如果在联合国框架内依

1 参见岳晓勇:《动荡中的盟友与对手——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建立与演进》, 第54—96页。

2 同上。

3 Yakub Halabi,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Crisis to Change*,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9.

4 Shibley Tekhami, *The Stakes: Ame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Consequences of Power and the Choice for Pea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2.

国际多边原则进行，有时也会为地区国家接受；但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搞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就会带来消极影响甚至导致重大冲突，引起地区公众强烈反对。¹多数阿拉伯国家与美国都有较深的安全和防务关系。美国在该地区大量的驻军及使用武力的倾向，以及对以色列的长期偏袒，给美国在中东的处境造成很大的负面后果。

其他层次上的互动还有：以能源为核心的经贸、投资及技术合作，这是该地区国家与美英等西方传统主导域外国家互动与合作的重心。这个地区亦是美国对外援助最密集的区域。埃及与约旦以与以色列媾和为条件，换取了美国长期的机制化的年度援助。该地区国家也大批引入美欧企业，近年来更是扩大对新兴大国的吸引力度，加快推进地区多种产业的发展。²该地区国家一般都愿意以开放态度促进正常的国际人文交流，包括留学生交流。在宗教上，该地区多数国家一直力促和积极支持全球文明对话，努力消除国际社会对阿拉伯国家的误解和偏见。

二、成因分析

中东阿拉伯国家与大国的互动关系呈现出多面性和多层次的特点，其背后的因素是多重的。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在与大国的互动中存在着一些共性：教育科技水平不高、国家治理能力欠佳，文化教育领域投入不足，综合国力薄弱，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国情往往导致对外部依赖的加深，也会引致更多的外部渗透。同时，许多地区矛盾和问题还可以从部落文化、宗教教派争斗以及历史遗留的领土边界争端中找到原因。这方面学界的分析已有很多。若将视野进一步扩大，会看到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中东阿拉伯国家与大国互动关系的独特性：

（一）地理环境脆弱，难守易攻

阿拉伯地区是一个地理上脆弱的地区。可耕地少，土地沙化严重、承载力弱，周边几乎没有高山大洋对外部强国入侵形成天然阻隔。这与欧洲、东亚和北美都不太一样；与俄罗斯幅员辽阔且拥有广大的腹地以及伊朗拥有奇特高原也不一样。冷兵器时代，该地区还相对能有自己嬗变的空间。亚历山大大帝能越过阿拉伯半岛进入印度，就算是历史性伟业了。冷兵器时代后期，由于周边国家在人口和经济上都更为强大，阿拉伯国家就已经面临着很大的困境了。到热兵器时期，其地理位置上的弱点、产业落后和人口实力不济等问题更加暴露。核时代更

1 参见兰岚：《美国在中东：艾森豪威尔主义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金宜久：《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Yuval Noah Harari, *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8.

2 参见 Joseph S. Nye,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Hegemony From Wilson to Trump,”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5, No. 1, 2019, pp. 63-80.

不必说,英国在近代造出远洋舰队,之后美国发明航空母舰,二战后又有了远程轰炸机、巡航导弹等“地平线之外”的常规军力,外部对这个地区的干预力量更加强。而内部,不论是和平还是战争方式,其自主整合的历程一再被打断,社会心理上对外部力量的变化十分敏感。¹不过,艰苦的地区生存条件也培育了阿拉伯人坚毅独立、自主强悍的性格。

(二) 传统中间商文化的影响

中东地区的传统商业主要指长途贩运的中间贸易,而不是基于国内先进制造业和加工业的现代对外贸易,也不同于那些虽然现代工业落后但拥有传统农业基础的国家间的商业交换。该地区许多人以传统商业贩运立业,这种商业模式对地区和周边国家以至于更远的东亚、西欧的发展都作出过卓越贡献,留下了参与沟通东西方丝绸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以至近代各种商业之路的辉煌纪录;不仅促进了本地区的发展,还促进了四面八方的人文交流。通过汲取与储存各方汇集的科学与知识,伊斯兰文化形成了崇尚知识与学习的优秀传统,留下了“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名句和许多友好交流的佳话,与各国一起打造了灿烂的友好互利、合作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

然而到了近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地区内的现代制造业、加工业和现代农业逐渐落后。本来能源业的兴起解决了发展所需资金的问题,但在外部强权政治干涉破坏下,该地区未能及时实现产业长期且系统的振兴与建设。传统商路衰落加之未能均衡发展经济,导致本地区各国对外依赖性增强:一方面将发展视为要与域外力量高度结合起来考虑的问题,非常重视与外部经贸中心国家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对外部力量变化也比较敏感,必须不断调整与外部力量的互动关系以求生存。

在全球化时代,本地区各国已经看到传统中间商式的商业文化与模式的弱点,开始图强求变。例如,它们普遍发展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积极推进对外直接和长期投资,多方培育本国的基础农业、加工业、交通制造业与现代商业,发展新能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方针、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以及以“五通”为核心内涵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切合了该地区的需要。只要真正地排除外部干扰,吸纳包容第三方建设性合作,中阿双方的合作应该可以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 油气业过于强大,形成经济学上的“荷兰病”,抑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 加之美国把美元与石油挂钩,更加锁死或僵化了中东阿拉伯产油国的经济发

1 Patrick Tyler, *A World of Trouble,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Middle East—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iroux, 2009.

展模式。单一的经济结构使中东阿拉伯国家处境被动，外部力量有了更多施加影响的空间。一些石油富国即使货币财富上很富有，但依然严重依赖外部大国，无论在政治、安全，还是经济发展上，均缺乏与主要大国互动的主动权。中东阿拉伯国家已经注意到这种局面，并力图改变这种现状。近些年来，沙特、约旦大力发展新型农业和加工业，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果。但同时，由于巨额能源财富通过各种各样的分配方式散布于本地区，如何对这些财富进行有效与稳妥的管理，也始终是一个问题。¹

（四）强权政治的影响

整体来看，中东阿拉伯国家在二战后逐步被美国整体纳入其主导的地区安全和经济能源秩序中。这一进程又与以阿以和巴以冲突为中心的地区的政治矛盾相交织，形成了本地区阿拉伯国家与美国多层次的安全、政治与经济关系结构，这个结构本身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尽管中东阿拉伯国家始终在争取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以实现独立自主和发展，但事实上这个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其他外部传统力量在这一地区或逐步退出，或被边缘化，或影响式微，这一状态贯穿了冷战至今的大部分时期。²

（五）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冲击

全球化的发展给该地区同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它使中东阿拉伯国家在世界上的合作选择更多，余地更大。近些年来，中东阿拉伯国家明显加强了与非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力度，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中来。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发展不仅给成员国带来了机遇，也有利于促进整个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特别是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革命为核心，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和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冲击，更突显了中东阿拉伯国家发展滞后、治理体系薄弱、国家结构先天不足等问题。恐怖主义、移民外涌、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在中东地区特别尖锐，使得该地区安全政治形势更加复杂，民生和发展问题更加严峻。³ 中东地区一直处在二战后和冷战后全球治理的边缘地带，与大国投入更多的欧洲、北美和东亚等地区相比，国际社会对中东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建设投入是比较少的。从二战初期的阿以冲突，到冷战时期地区新诞生国家的内部发展及地区整合，再到冷战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应对地区民族、宗教、环境和气候问题等，中东地区存在着诸多新旧

1 参见高祖贵：《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

2 Andrew Wheatcroft, *Infidels, A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Christendom and Isla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Condoleezza Rice, *No Higher Honor, Memoir of My Years in Washington*,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11.

3 Yuval Noah Harari, *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pp. X-XV.

冲突与问题,而且还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存在。中东地区的这种现状正反映了国际治理体系的不足,主要大国美国多年来在这个地区不负责任的单边主义行动,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的困难。¹

三、对国际形势的影响分析

在进一步扩大与中东地区国家互动与合作的过程中,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国家要扎实做好对相关国家和本地区的内外情况研究,掌握规律性特点,深化对中东阿拉伯地区的认识。要根本理顺和解决该地区复杂的矛盾和问题非一朝一夕之事,这也取决于今后该地区国家能否在国际结构发生新的变化之际,抓住机遇,防范和战胜风险。当前,中东域外大国都在加紧调整,积极和消极的动向在同时发展。美国仍是影响该地区最大的外部因素。一方面,美国的影响力相对减小,考虑更多的收缩,对该地区的直接强力干涉已开始减少;另一方面,有舆论认为,如果美国不负责任地丢包袱,漠视地区安全和稳定的需要,也会产生问题。美国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以及偏袒以色列的做法若不根本改变,将对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持续产生消极影响。欧盟、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以及本地区的邻国(如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都在谋求更大的影响力。面对新旧冲突和矛盾的交织,中东阿拉伯国家将继续顽强努力,争取更多地把握命运在自己手里,更多地促进对外合作,更多地扩大自主发展空间,更少地受强权支配与控制。新兴大国力量在该地区作用和影响的上升已是明显趋势,国际社会也已更多注意到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声音。

面对新旧冲突和矛盾的交织,中东阿拉伯国家将继续顽强努力,争取更多地把握命运在自己手里,更多地促进对外合作,更多地扩大自主发展空间,更少地受强权支配与控制。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既有悠久的传统友好关系历史,又有实现共赢合作的现实需要和良好前景,双方正在努力构建不同于传统大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共赢合作为特征,发展这一新型关系的过程已使双方均获益,未来有着继续发展的巨大空间。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中国一贯尊重各地区国家的意愿,以平等相待与共赢合作的态度促进友谊,得到了各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肯定和欢迎。在下一步与中东地区的交流、合作中,这一做法将继续保持。笔者认为,中国可在已有成就基础上继续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主线,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的应对和解决,同时强化从发展角度正面带动与该地区的整体合作;突出中国平等互利、公平公正、积极参与、促和促稳、合作共赢的形象,并促进同俄欧美以及其他中东地区国家的对话,加大调动中东阿拉伯国家同中国扩大和深化各领域合作的积

1 参见岳晓勇:《动荡中的盟友与对手——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建立与演进》,第54—96页。

极性，提高这些国家向中国进行多层次开放的兴趣，凸显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促进中国在中阿论坛的行动和“一带一路”进一步有机交汇。¹ 随着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关系日益深入和坚实，中国也需要更广泛地让教育、环境、医疗和社会治理方面的服务“走出去”，与当地国家加强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不断巩固和强化双方合作基础，也为中国企业与人员“走出去”进一步做好铺垫。

未来中美在该地区的互动前景如何，已在国际和地区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未来的发展趋势可简要总结如下：

其一，由于对外政策的一些基本理念不一致，中美在涉及中东阿拉伯国家或中东问题的一些结构性矛盾不可能根本消除。中国强调互相尊重、和平互利，反对单边主义。中国的国家、社会和文化特性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提出的一系列外交理念和原则，特别是促进新型国家关系建设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倡议，为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共赢发展指出了方向。美国坚持冷战思维，搞强权政治和“美国第一”，把干涉别国内政视为当然，这些做法将继续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和普遍反对。²

其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决反对在国际事务中搞“代替谁、挤走谁”的零和游戏。中国一贯坚持维护基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在谋求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发展，防止和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运载技术的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势力，防止和解决地区冲突，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等许多问题上，中美和其他核大国及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一样，都负有重大责任，有加强沟通对话的客观需要。³

其三，包括中美在内的国际社会各方在中东阿拉伯地区发展互利合作的潜力仍然是很大的。国际社会希望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尽快停止霸凌主义、单边主义和极限施压的做法，各国共同努力，促使大国关系以及大国与各地区国家的关系回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谋合作的正确道路上来。各方应积极谋划涉及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交流对话，从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维护世界及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高度出发，扩大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的务实对话与协调，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切实解决实际的安全稳定和发展问题；应从地区做起，抓住中东阿拉伯地区的特点与优势，把良性、健康和可持续的互利合作不断发展和深化下去。

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2 参见胡然、赵建伟、王缉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近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回溯与分析》，《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8（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页。

3 Joseph S. Nye,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Hegemony: From Wilson to Trump”.